

游擊

本刊已依法呈請登記中

半月刊

編輯者 游擊出版社
發行者 游擊出版社
通訊處 浙江永嘉四營堂巷六號
經售處 各大書局
定價 零售四分

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的話

這幾天大家正在熱烈地做着一種「獻金救國運動」，各地都有很好的成績。現在我們再來提倡一種「白銀救國運動」，所謂「白銀救國」，並不要大家花錢，但是它的效力恐怕還要遠在「獻金救國運動」之上。我們政府自從二十五冬改革幣制以後，雖迭申明令，收兌民間硬幣和其它銀製品；但在偏僻鄉縣，仍有不明政府用意，不肯把白銀向指定機關兌換。後來又懼於法令嚴森，奸宄敲詐，無形地把白銀成爲違禁品，於是只有藏之名山而不敢示人。此次戰事爆發後，沿海各省，都朝不保夕。一旦失陷，這種藏之名山的寶物，自然無從帶走，此在國家和個人，是一件怎樣重大的損失呢！

粵省有見及此，已在數月前從事宣導民衆獻兌白銀，而且已有很大的效果。據統計所得，粵省民間儲存白銀的數，至少在一萬萬元以上。自開始獻兌後，四月份收得五百五十萬元，五月份收得五百萬元。它的辦法，除足色者仍照加二收兌外，對於什毫，銀粒，銀塊和其它銀製品，也一律按成色估兌，手續力求簡便。最近國民參政會開會時，孔部長報告「一年來之財政」，也說到「設立金銀收兌處，並於各地設立分處，辦理收集金銀事宜，辦理未久而成績已有可觀」。足見中央也已有此用意。不過各地方政府，並沒有替它宣示民衆使能家喻戶曉罷了。

在永嘉，記者就第二區調查的結果，民間所存白銀，至少有十萬元左右。因爲在一千戶口的鄉村裏，不管牠窮到什麼程度其中積存硬幣或其它銀製品之價值在一百元以上者即算牠一百戶，那麼一鄉村至少可以得一萬元。第二區以十鄉村計，即可得十萬元。那麼永嘉一縣，就可得百萬了。我們浙東沿海之寧紹溫台一帶，爲本省經濟精華，萬一也如浙西之杭嘉湖，突被敵人佔領，這一批民間的白銀，不是藉寇兵而資盜糧麼？現在我再歸結起來說幾句話：

- 一、白銀藏在民間，有白送給敵人的危險；即使可以幸免，但也不能通用，國家和個人，同受其損。
 - 二、白銀兌給政府，民間可以增加一批通用的法幣，政府可以增加購買軍火的力量來給敵人一個致命傷；國家和個人，各得其利。
 - 三、白銀救國運動，人民可以不花錢而達到救國的目的，並且還是自救救國。
 - 四、白銀救國運動，只要當局登高一呼，人民是無不樂從的。
 - 五、希望地方政府宣示詳細辦法，多設分兌處所，從事鼓勵。
 - 六、希望救亡團體，分赴鄉村僻邑，說到利害關係，多方勸導。
- 最後，我們要大聲疾呼，獻兌白銀是一件輕而易舉成效立見的救國運動，全國同胞踴躍地來實行！



保衛大武漢

王思本

第一期抗戰結束於南京陷落，隨之抗戰即轉入第二期，徐州失守，抗戰即轉入第三期了。

這期抗戰的雙方姿態，都因環境關係應地制宜而採取新的戰略。在敵人方面，將以大包圍的迂迴戰而一鼓殲滅我中原部隊進而圍攻武漢；在我方由陣地戰而轉入運動戰使我抗戰更把握有利的條件。所以這次新姿態之開展，無疑地是以武漢為中心。

我自徐州退出後，許多人以為我國抗戰前途，已陷入較艱難之境。但是拿戰略上利害來說，反使我有利。當時敵人的戰略擬乘戰勝餘威，沿鐵路線猛進圍封，開封而至鄭州，企圖切斷平漢鐵路；一方面。可截堵黃河北岸我軍的退路，進而大舉殲滅；同時迫我山西軍隊撤退或放棄，而實行掃蕩華北；一方面沿平漢路南下，進逼武漢，同時以海軍直溯長江和平漢線聯絡，企圖大包圍武漢，奪取我全國經濟、政治、文化、交通的心臟，消滅我抗戰力量，使我屈服。這種企圖之苛刻，非但我未受其害，反使我轉於有利。

我國因軍器關係，一向不利於陣地戰，所以在北方平原地帶節節敗退，實因此。況我抗戰方式，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而為抗戰勝利之決定。敵人既集全力徐州一點猛攻，為避免無謂的犧牲起見，唯有安全撤退，同時誘敵深入山地，發揮我運動戰威力；更退而保衛鄭州武漢以免中敵人毒計。

這次黃河決口，顯然是有軍事意義。敵人之進逼鄭州，南下武漢之計劃全成夢想。在半月之中，非但一無進展，且留在中牟，尉氏之敵反被我殲滅大半。敵方之犧牲，除士兵外，軍器之損失其數至鉅。還有最要緊的就是敵人雖得徐州而失却晉南，這是顯然之事實。所以今日敵人之作戰已成顧此失彼，捉襟見肘之現象，致敵人於進退維谷之中。

由海軍大將大角指揮，直撲馬當要塞，溯長江而迫武漢；同時一路由陸道趨潛山，太湖，黃梅進攻武漢，撇開武勝關險要，現在最堪注意的，即是這由安徵水陸二路之進攻武漢。

日來馬當方面，我敵激戰甚烈，武漢當受威脅，我軍為保衛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全國心臟的武漢起見，當給敵人一嚴重之打擊。日前陳誠主席向我們說：「我敢担保的說，保衛大武漢有相當的把握，我國機械化部隊大部可以參加此次中原大戰，此次戰爭，可說是我敵二國大決戰，我保護武漢的軍隊，有××師以上，如果敵人萬一能奪取武漢，以過去我敵作戰死亡比例來說，——三比一——敵人至少需犧牲八師團以上。而此次敵若攻武漢，須增至十二師團才可動手。……我已誘敵由平原而入半山地；由陣地戰轉為運動戰。我正可利用我地形優點，盡力發揮殲敵威力。」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武漢大圍戰，是敵我初戰期，（並不是最後決戰）同時敵方有否能力可以攻武漢還是一個問題。（十二師團之補充問題）但是，現在敵方主力已由平漢線而移長江，擬撤開我平漢線一帶防禦工程，向我後方抄襲，並在南漢登岸，以虛張聲勢，控制我由廣東北上部隊，而減少保衛武漢的力量。所以這次武漢之爭奪，定能創始偉大的紀錄。

武漢非但是國內重心，且各國對於我保衛大武漢實為重視。如我能在這次中原大戰中，能保衛大武漢完整，則俄法英美也許會以實力出來援助。所以對外交，有視武漢大圍戰為轉移。武漢之重要，已為吾人共知之事實。萬一不幸武漢被敵陷落，在事實上也決不能減少或消滅我方抗戰力量。

所以，目前整個戰局，在寇方以為攻下武漢即可消滅我抗戰力量，這種看法，全屬錯誤，萬一武漢失陷，我國抗戰力量決不因此而減弱。或許使我抗戰更進入猛烈的反攻，希拭目以待。

決聲明過的。這樣，今後之入超，勢只有限定在產新金額以內了。而這，也就是日本一般論者認為是維持水準匯率之唯一方法了。

這裏，我們要檢討今後日本之產新金額究有多少呢？年來日本政府雖用盡心思，獎勵產金，然而據政府委員小山金鑛局長在預算委員會上說明：「日本產金額，合計，（包括朝鮮台灣及本土）昭和十年為一億五千萬圓，昭和十一年為一億三千八百萬圓，昭和十二年為一億九千二百萬圓」，目前，不過二億圓左右。而這二億圓金額，實為日本唯一的財源。然而這二億圓是否能填補日本的入超額呢？日本欲限定入超額在新產金額以內，但是在戰爭持續的狀態下，軍需品的輸入，是絲毫也不受限制的，民用品的輸入，雖受極嚴格的限制，但糧食出品以維持國民生活的日本，又不得不有相當的輸入。戰事起後，日方雖然企圖擴充生產力，謀增加自給力，但是現代企業——尤其是重工業其必要的宏大設備與熟練的勞力，不是在這短促的時間內所可成功的，故增加生產不但不可，因限制一般原料輸入，輸出惟有減退，因軍需原料源源輸入，以後入超增加，勢所必然，預測本年之入超額必在十萬萬以上。欲強制限定在新產金額內，事實萬不可能，因滙兌管理法，輸出入臨時措置法，臨時資金調整法等之限制抑壓，人民因國內正規工業品減少生產，物價騰貴，痛苦已盡，若再強化限制程度，則他方面因八十四億九十大預算之實行，通貨膨脹之危機，已迫眉前，日本人民其能維持生活得乎？

前商相吉野於前月五日召集經濟部長會議，據說指示今後物價統制之方針，將從生產物價政策更進一步，併用消費物價政策，不僅統制及生產，配給，批發，即對於小賣，亦伸其手，想從強制小賣定價，企圖統制中間配給組織。這，事實上，若對小賣市場不加統制，固無效果，但欲使小賣市場受官府統制，實不可能。因貨物自都會生產者至最後的小賣市場，中間須經過幾個中間商人的手，在這間商人認為正當要求的保險費，只有加在價格身上了。這種價格的提高，可認為「暴利」嗎？日方頒發的「取締暴利令」，結果，只是威嚇人民的東西罷了。所謂物價統制，結果，使商業交易萎縮，鄉村之物資配給阻滯，日本人民終因物資飢僅受更大之苦痛。

這裏，我們且檢討日本今日之所謂財政經濟國策罷。當然，這國策，可說是從維持一先令二便士的水準匯率而出發的。賀屋財政所稱財政經濟三大原則，莫非主在國際收支之均衡，至所謂擴充生產力，所謂調整物資供求者，實不過國際收支均衡的附屬問題而已，賀屋在預算委員會上說：「只有在能夠維持一先令二便士的水準匯率下，職費才有希望，公債才能消化」。在這說明中，一先令二便士匯率之維持，實包括賀屋財政之一切政策。新藏相池田在接任的那天對新聞記者的談話中，也說：「不惜相當犧牲，維持一先令二便士匯率」，可見日方當局痛感維持之必要了。

近來，許多日人因鑒乎目前經濟之危機，深恐水準匯率難能維持，在議會上，有唱着放棄一先令二便士的論調了。他們的理由是：加工貿易輸入的結果，則輸入必減，今年一月以來之貿易數字，不是表現出這現象嗎？輸入雖減，但是輸出也跟着而減少，結果是貿易額的減少，入超額決無減少，若長期戰爭下去，軍需品之輸入，絕不容減少，這樣下去，遲早，圓匯兌之欲維持現水準，實不可能。如其到那時候慌張失措，不如趁這還有若干餘裕的時候，放棄一先令二便士之方針，多少賢明。——這是主張放棄論的大概。

當然，在我們看來，這放棄論的主張理由，很不充分。我們知道日本是賴外國原料輸入而貿易的國家，若放棄原有匯率，在貿易上頓生極壞的結果。拿輸入來說，因匯率降低，輸入之原料價格，必順序騰貴，日本既必需輸入，則必須支付更大的貨款；拿輸出方面說，輸出價格雖較便宜，但是（一）因日本輸出躍進之時期，已屬過去，今後輸出只有向減退之途前進。（二）因一切製品原料仰仗外國，因原料高貴，物價亦不得不騰貴。（三）日本國內物價，原已高過國外物價，不能享低匯兌傾銷的利息。（四）世界各市場必因是取報復手段，如補貼關稅防止傾銷稅或分配制度等而抵制之。（五）日本今後因正規產業萎縮，入超必然增加，降低匯率後，日本既不能輸出商品以抵銷，則物價更漲，日本人民只有日趨痛苦之一途了。

由以上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斷言，在侵略戰爭持續下，維持水準匯率，既不可能，放棄水準匯率，又惟死路一條。窮兵黷武之日

怎樣才能動員農民

大用

誰也不能否認，廣大的農民階層是中國抗戰人力的主要源泉，同時，誰都知道人力的充實與否，對於戰爭是含有決定的作用的，而中國民族解放革命成功的契機也就表現在這絕對優勢可以無窮盡地徵發的人力上面。因此，怎樣發動民衆，尤其是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來直接參加抗戰，以爭取最後的勝利，實爲刻不容緩的當前急務。

可是，因為經濟地位的關係，所有的農民都是散漫而無組織，知識程度更爲卑下，一方面固然有些已受到了敵軍暴行的蹂躪或威脅，因而咬牙切齒，企圖報復，在各處淪陷的地帶裏，發展着英勇的抗爭，但大多數的農民却還都是醉生夢死地過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原始生活，但求不要「反」到自家頭上來，能夠太太平平過着牛馬般的勞動生活，混口飯吃於願已足。他們認爲抗戰只是「大官頭」們的事，「與我無干」。這種事不關己袖手旁觀的態度，一方面固然因了知識幼稚的關係，不能充分認識這次民族革命戰爭意義的重大，但在另一方面，却因了過去一年來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未能把這次的抗戰與農民的解放運動聯繫起來，使他們都感到個人切身的利益和需要都將戰國家的存亡同運命，一切的希望都將隨着抗戰建國的最後勝利向實現。因爲只有使他們自覺地知道有着擁護爲自身謀利益的政權的存續的必要，他們才能自動地發揮其刻苦堅忍的能力直接

所以這種「與我無干」的態度的克服，先靠着宣傳方面的努力是顯然是不夠的。因爲第一，滿口的國家大事，使一般平時沒有政治素養的農民感到厭倦，更加增進其事不關己之感。第二，這些做宣傳工作的，畢竟連自身都還是赤手空拳的書生，即使憑着燦花的妙舌，收着預期的效果，但當他們進一步要求切實的工作時，譬如組織訓練或武裝自衛等等，便感到無法應付以滿足其願望之苦。固然農民知識水準的提高是很重要的，但怎樣使抗戰建國與農民解放的配合關鍵表現於事實方面，以取得農民們的信任與效死，却是更重要的一着。

由於上述的緒論，我們可以知道，在準備動員農民之先，有幾個先決條件是急待推行的，第一是切實施行民主，第二是積極改善民生。這兩點實有詳加闡述的必要。

因爲這次的抗戰是全民族一致的要求，所以抗戰的進行一方面足以表現政府切實執行民意的決心，一方面更是使國家內部加強其團結和統一，從而跑上了民主政治的大道。然而這些表現在政治的機構上——尤其是下層的——還是不夠，單就關於農民方面來說，我們以至少一夠辦理鄉村自治的人員應完全民選。以擺脫地方惡勢力的包辦，而同時更應由農民自己來組織一個監察委員會類的政治機構來策進和監督一鄉的農政，以期一切行政的設施達到公平平等的執行。這樣便足以使他們知道所謂

軍閥，其惟不惜犧牲國民，遂其侵略之慾望乎？

同胞們！在這時候，我們要提防！日方在這窮困萬分的時候，惡計橫生了。他們知道空口向外國借款，不容易取信於國外人士，於是以前開發華北爲名，一可取得款項以充戰費，二欲藉此開發華北資源。牠們一方面組織大規模的公司來統制鐵路，交通，鑛產，電氣，鹽業等，一面積極的成立一個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我們知道這偽銀行的設立，不是單純的在統制華北的金融和產業，牠的最可怕的企圖，是欲消極的減輕日本維持外匯的負擔，積極的吸收我國的新外匯來源。因爲中行既與日圓聯繫，則將來日本應輸入之貨物，必使從華北輸入，從而減少維持外匯之負擔。同時以偽紙幣兌換法幣！企圖奪取我外匯。據日方報紙稱，偽中行開業時在天津北平發行一千六百萬元左右，近來約達二千三百萬元。幸我政府於三月十四日即頒行新匯兌政策，規定外匯買賣，須集中於漢口中央銀行或香港分辦事處。有正當用途需要外匯之銀行，須於規定期日前來請核。這規定，爲我政府對偽幣的防禦手段。但是，對敵人吸收我新外匯來源一點，仍不能全免。這裏，我們以後當多多注意敵人在華北的行動，設法阻止摧毀之。

總之，敵人已陷入經濟困難的潭泥中，距離崩潰期已不遠了，經濟一破產，軍事的失敗，只是時間的問題。

他已經唇焦舌爛一種苦口婆心的精神，誰敢不承認呢？仔細推問起來成績是相當微弱的，收成十分美滿的是十分小見，空費金錢空費心血，未免犯着下面的一點小毛病不能克服，好像是責負人對隊員宣傳技術知識不注意，錯誤了也不去糾正他任他去錯誤，不糾正不培養，整個工作進程又沒有系統，同詳細計劃，隊員的熱心的，前進的，幹練的，生活成了問題以致又不能專心工作，結果是上也敷衍，可也敷衍讓隊員在街頭巷尾胡亂喊幾句「打倒日本，」就算吧！

什麼錯誤啦！一概不管。我以為在一縣裏的宣傳工作者，必須大家連繫起來，做到不亂民衆聽聞，抓住時間性宣傳材料和對象，同時要把專心負責宣傳工作者的生活解決了。

(二)軍民合作問題，過去戰事的失敗，同前線士兵最感痛苦的，是得不到當地民衆幫忙，明顯的，軍民合作做的不夠，所以軍隊一到，民衆怕得跑個「精光」以後叫士兵喫了不少苦，這是因為民衆頭腦簡單，文化智識低落，把士兵當做凶神看待，怕揮打，怕拉去做挑夫，怕家人餓肚，這種毛病都是軍閥遺下的壞印像，今後軍隊，如果能愛民如友，處處地方顧念民衆困難，替他們的痛苦解除，保護他們的，不叫他們喫土豪劣紳的虧，這種痛苦祇有力的武裝同志痛快地替他們解除，軍隊如果要過境，需要民工輸送，最好找到鄉長，要他替代徵工，不過也要做到下面幾點：(一)給相當工資，(二)挑至相當路程調批人來挑，(三)駐在地都

的民衆必會熱烈地起來擁護着同志們前進！

(四)要組織訓練民衆，必須要有相當費用，在城內工作喫自己飯幹公家事，可能的同志當然熱烈地幹，但是也需要一筆另支費用，永嘉城區人口當然不夠動員，需要深入農村去做更進步的工作，但是進入農村便需要金錢，「有錢日幹千里事，無錢空嘆氣」這是經驗話，誰都不能否認，下鄉工作者爲了民族生存，高與犧牲了一切，千辛萬苦的下鄉去，薪水當然不要，另支費用，「麵包」總要給他，紙筆總要用一點，試看「永嘉」領導多數民衆的「婦女會」，和領導十分之八的農民的縣農會，永嘉的民衆可完全是他兩個團體的份子，如果要保全縣的婦女農民每個人都動員起來，共同保衛「溫州」，這兩個團體的工作，是十二分艱難困苦，雖然艱苦困難，若有人材，更有相當費用，也必會在困難無路中打出路來，這樣說來必有人會說我是崇拜金錢者，那只有天曉得，最好大家也仔細想想對否？我聽得人家說道，「縣農會」，「縣婦女會」，在另眼看待下總算每月津貼十五塊錢，我不懂！工作這樣艱難，經濟只一點點，工作輕者，反領取加倍的費用，這樣叫他們怎樣開始工作呢？但是他們已不計較地在「埋頭苦幹」着，倘若真正要發動永嘉婦女農民，必不可忽略了他們的困難，節省腳下的釘鈴費吧！和各種不關緊要的開支來充實各職業團體一點經濟。充實一點經費我信必有一分成績。

(五)我要提出談談武裝有力民衆，在抗戰幕序越展越擴大的今日，要持久抗爭下去，把

事討論會，頭次參加的民衆很多，大概因爲分拆檢討時事比較枯燥，第二次以後幾乎沒有人來參加，而整個救亡室還好好像有點成績，被抗日會接收了去，還有，因爲小朋友對「小小」發生了情感，他們就利用了這個機會來組織一個萌芽讀書會，臨走了交給婦女會工作隊繼續下去，總之，「小小」在永嘉的兩月，宣傳是成功的而他們不能利用這成功的宣傳同時展開更大的組織場面，這確是缺點，但是，嚴格的說，還是環境不允許他們發揮工作，這是十二分痛心使「小小」同志以及愛護「小小」愛護國家的人深切感受的，當然，在「抗日高於一切」，在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面，誰還能相信救亡工作有時會做不通，然而事實是不可諱言，「小小」在永嘉受到環境顧忌，懷疑，嫉妬，賢明的人士始終沒有提高自己政治的人格，沒有精誠團結的決心，違反了領袖訓誨，時時用着「人民陣線」，「共產份子」等等語調加諸「小小」的頭上，將他們救國宣傳當做爲自己煽動，將他們組織民衆參加到抗日陣線當作有某種作用，有意識的減弱了自己力量，放棄了作爲青年，這種現象使人不能想，也不敢想，在抗戰一年後的後方，還存在着這樣多的障礙。

一樣的有許多人戒着「小小」不能深入農村只逗留在城市，減少了流動性，不過，據一個團員告訴我說：「我們初到永嘉時，抗日會就約好同我們一塊下鄉去，我們演劇，他們講演，但後來就無形停下來」，但是，我想這「無形」好像包含兩種意義，第一是顧忌，怕他們下鄉去會發動民衆，會對某種現狀不利

司公船輪意中

德平輪船

甌滬駛行

招待週到 行駛迅速

船身清潔 客位舒暢

歡迎投稿

本刊是大眾的

敵人一切的一切都消耗了！

另一方面使每地的青年都武裝起來負擔捍衛鄉土之責，隨處隨時可給打擊者以打擊，使勝利的明天早日落在我們這邊來。

要爭取最後勝利，收復了失去領土，必須武裝每個中華民族的兒女，叫每人隨時有殺敵武器和能力，只要他不是漢奸，就連漢奸也要痛改前非，去拚死敵人來將功抵罪。

談到武裝民衆，不是空言，叫武裝或私人去武裝，所能成功，必須要軍政當局起來領導民衆。組織青年訓練青年，供給以相當武器，使每個青年不會有空拳之嘆！

一旦事變好叫民衆都追隨軍隊之後，一同起來抵抗這殘暴的敵人，叫敵人在我們眼前粉碎了計劃。

末點我要提出看不的「成見」問題，「成見」這個鬼，真會害國害人，叫朋友分散叫社會不安，叫工作不能發展，把有益的拋棄，有害者招來，好比一個家庭，如果每個人各有自己「成見」那末這家會衰落，國難嚴重，「河山半壁」淪陷敵人鐵蹄下的今日，我們爲了民族的

生存，要搶救這垂危民族，我十萬分的要求救亡工作同志，仔細檢察一下自己心裏有沒有「成見」，有了一點點「成見」不論爲私也好，爲公而起的也好，總要看看民族和子孫的面子，一概拋淨，剩了坦白心胸，什麼都服從「抗日第一」叫民族早日遇救，民衆早日安生，誰嘴說無「成見」心裏仍舊存在「成見」那你能對得住民族子孫麼？有的話，我們真慚愧的要哭呀！

最後我以為要動員溫屬民衆，保衛鄉土，須注意下面幾點小意思：

(一)要動員民衆必須認真正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和「浙省戰時政治綱領」

(二)要保衛溫屬土地，必須武裝民衆協助軍隊。

(三)要動員溫屬民衆，必須相信民衆，愛護青年。

(四)要動員溫屬民衆捍衛鄉土，須有整個的具體的公開的計劃。

(五)要動員溫屬民衆，做救亡工作同志，須放掉「成見」，排除本身弱點，各方緊緊地聯絡起來。

次之，怕化裝宣傳比講演容易吸引大眾，爭取了功勞，如果說，任何領導者不能以工作來取得羣衆，僅僅用消極的「怕」來排除同道者，我即想便成功也微乎其微，何況，在抗日戰爭嚴重的時候，還有一種求名爭功的心思存在着，這簡直是民族的罪人。

「小小」以她們年輕的同志，薄弱的經驗，幼維的世故，能在惡劣的環境中住下了兩月，能夠抓住民衆的心，留下極好的印象，確實是不容易的，這與有固定經費組成的宣傳隊對比，真是溫州人的恥辱。

「小小」去了，我祝福他們此去能夠找到較好的現實，能夠展開更成功的工作，在抗日勝利以後永遠存着歷史的回憶。同時，筆者提出對「小小」本身應強化的二點，作爲臨別贈言。

一、「小小」的同志是心地坦白，忠誠民族的熱誠青年，然而，一種熱情的流露，應該深深的體驗到世故的惡劣，否則容易受某種利用，要上當，甚至存下了失敗的根源，所以「小小」此後要增多社會的認識，自我的批判。

二、一個團體要有健全的領袖，更需要鐵的紀律，「小小」的組織似乎還不堅實，行動有的太隨便，這是病態，應該值得注意的。

一個有希望的劇團，他的前途一定隨民族解放的勝利而完成偉大的使命。

本刊是大眾的

歡迎投稿

最近日本的難關

陳元善

日本帝國主義爲欲侵吞中國，第七十三次議會會上，通過多數之案，件和龐大無比之預算。這龐大預算之內容，計一般預算三十五億圓，臨時軍事費預算四十八億八千萬圓，合計約八十四億圓。這數字幾相當於數年前預算之四倍。這急速膨脹之戰時財政，其當然之結果，在今年裏，應發之公債：一般預算約十億餘圓，朝鮮總督府及其他之特別預算一億六千六百餘圓，與軍事費特別預算四十四億五千萬餘圓，合計本年度預定發行公債額爲五十六億二千八百萬圓。這龐大的公債，非在本年內募成不可。(註)

一年內募債五六億二千八百萬圓，那末，每月平均非消化五億公債不可。即使意外消化的話(事實上不能消化)，則現有的一百三十億的公債，到了年終，就變成可怕的二百億公債了。前高橋藏相力唱「百億公債亡國論」則此數額已超過其限度的二倍了。這二百億公債，以後每年須支付利息，如不調換過去之高利債，假使平均以四厘利計算，每年之支付利息額爲八億圓；平均以三厘半利計算，每年之支付利息額爲七億圓；這利息數額，就近乎日本戰前租稅收入之全額，多少可驚。從這結果看來，日本全部稅制已非根本改革不可。年來日本爭論着的所謂電力國家管理問題，所謂國家總動員方案，決不是解決這問題的對策。近衛內閣成立以來，雖口口聲聲欲解決這社會間之相剋，但僅屬抽象的改革政治，決難克服這難關。

爲要持續侵畧戰爭，以後每月自非消化五億公債不可。但是，這在日本的現狀下，是多夠艱難的事業呢？若濫發公債，其結果，必引起通貨膨脹現象和物價的騰貴。去年戰事發生以來的物價騰貴狀況據日本金鋼鑽雜誌的調查，東京的零售物價總指數(以一九二八—二九年平均爲一〇〇)，去年七月爲一〇一。一四；八月爲九八。六七，似較平穩，其中以九月爲最高，達九九。〇〇，至今年一月爲九八。五八，這現象並不奇特，日本物價決沒有回降和安定的理由，這裏我

指數，據同雜誌的調查，去年七月仍是九五。二，八月九月間會下落到九五。〇以下，此後一直昇到本年一月份的九八。四，這點告訴我日本物價的回降與穩定，並不是其國內物價本身造成牠，而實受國際商品價格回降的支配。再看國際商品輸出與輸入的調查，輸出品去年七月爲八七。五，此後逐漸下降，最低爲十一月的八〇。二，本年一月爲八一。六。輸入品去年七月爲一二六。七，最低降到十月的八一。五，本年一月爲一二二。〇。這指明凡是國際商品，不論輸入品或輸出品，一律向下，從這情形可以斷定，日本總物價的安定，實際上並未消除恐慌，而是國內物價高漲的兇焰，無形中爲國際物價下落的支配而適得其平衡。近月來物價仍有上騰傾向，這在說明國內物價高漲得非尋常利害，恐慌並未停止。這是年來因濫發公債而起，亦甚明顯。如去年七月爲十四萬四千七百萬圓，八月爲十五萬萬圓，十月爲十六萬二千三百萬圓，十二月爲十九萬三千六百萬圓，到了十二月三十日，鈔票多到二十四萬萬圓，這是空前的絕大的膨脹。

這通貨膨脹現象與物價的高漲，造成戰時日本財政絕大的危機，而這危機與國際收支均衡和對外匯率之能否維持尤相依爲命關係至大。國際收支之均衡與匯率之能否維持，不是國內的經濟工作，而是很困難的國際經濟問題。

日本本身爲一個加工貿易國，在平時，輸入超過之支付金額，可以用一億圓之保險費收入，一億之遊覽費等收入，及年年巨額移民匯款等貿易外之收入相抵而清算了的，如尚有不足之數，可直接間接輸入外資或向外募債，使成爲將來之負債。但是，在這戰爭的現在，貿易外之收支既大受減縮，輸出貿易因失去廣大市場的而其無數國家之對日經濟絕交，使輸出大減。且爲維持軍火，源源運入軍需資材，入超日益增加，去年入超總額爲六萬萬另七百餘萬圓。這差額，除輸送現金外別無他途。目前日本之正貨準備金雖據日方發表尙有

這篇文章，譯自密勒氏評論報，評述長江下流某縣城失陷後遭敵人蹂躪的情形。蔣委員長在七七週年抗戰紀念日告日本國民書中有：「自十齡之幼女，乃至五六十歲之老婦，均遭毒手，先施姦淫，繼以殘殺，而猶爲未足，更施以難形於楮墨之暴行……」本篇內容，便是按照事實，將敵人此種暴行，稍形於「墨」而已。——譯者

這是去年九月，當上海無錫相繼失守後，每日成千成萬軍隊，沿江退經我住的縣城。居民們提心吊胆，恐怕退兵紀律不佳，搖亂地方。在當時，縣政府令同地方人士，組織一個委員會，去負迎送之責，過境的兵士，每天給他兩角飯錢，如是經過十日，地方上總算未有滋擾，雖然有一次退兵與保安隊發生口角，但不久就解決了。退兵紀律尚佳，有一天晚上我看見一個兵士，拿襯衫來換麵吃，可是給店東拒絕了。他却無可奈何的離開。

在這吃緊的當兒，有兩團服裝整齊，器械全備的軍隊，開來防守沿江，因為缺乏掘戰壕的工具，要求縣裡供給，可是不要領，最後他們用溫和的口氣解釋着說：「前方被敵人蹂躪的苦痛，我們都親眼看見，假使現在沒有好工事來保護這個縣城，那你們淪陷後的苦痛，亦是一樣的不堪設想啊！」這幾句話仍不能使當時的老百姓們了解。

日軍再西進了，無數兵艦，在沿江亂放大炮，近縣某小鎮，住着一百多居民，却中了二

百多炮彈。江防工事做的不夠，縣城無險可守，炮火又猛烈，這兩團軍隊，終於向後退却。中央軍隊退去了，敵人的炮火也停止了。老百姓們的心，仍是緊張着。敵人什麼時候來？「從那一路來？」地方秩序如何維持？「如何歡迎？」這些，是鄉紳們接談的資料。

在軍隊撤退後廿四小時內，地方上只剩八個團兵，尙相安無事。後來城外傳來消息說：一小隊敵軍，已到離城外四里的地方。這時居民的形色，却突然緊張起來了！

當敵人沒有到城以前，地方上各色人等，各有各的想頭：失勢紳士，得意洋洋，以爲維持會少不得要他們來領導；做生意的以爲此後捐稅可以不納，至於日本兵，他却覺得如果好好的招待他們，或不至於出亂子。這些觀念，以後都給事實碰得粉碎！農人們仍是漠不關心；智識分子中，一部份拒絕參與歡迎的勾當，熱烈的希望中央軍回來！紳士與商界領袖，會同籌備歡迎事實。紙製太陽旗，印了一大堆，分送各店戶，又印了許多手執太陽旗，備歡迎人員用，又預備着許多酒肉。參與籌備的人員中，有許多是預留着作將來討好的餘地。

敵軍來了，先頭一隊鉄甲車，很冷淡的經過這歡迎行列；一點鐘後，步兵到了，將官們神氣十足，看見歡迎人員，脫帽鞠躬，臉孔上現出得意的微笑。在這歡迎聲中，有一位曾在江蘇教育界任職的紳士，他的自備包車，被幾個日本兵拉走了。那一天，歡迎代表大蔭將士

兩個月的時間，抗日自衛委員會拍賣了好多次的仇貨。這

實，附帶的可以了解漢奸在溫州的潛在力。大漢奸殷汝耕和池宗墨就是典型，大概還有一些種子留在溫州活動。加以上海到溫州的輪船是一來一往的駛着，仇貨與漢奸是免不了要混入的，敵國在浙江唯一的市場，也只有這一無戰事的永嘉。牠當然是盡量的利用漢奸來發展商業，所以這海口的檢查，是不容許有放鬆或忽略的，的確，抗日自衛委員會的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對於這部工作有很大的努力，仇貨

就時常被檢舉，奸商時常被揭露，仇貨與漢奸力的減損。當我未到永嘉工作以前，曾在報上看到鹿城紗廠仇貨被抄的事情，那時不過是知道了這樣一回事，內情如何是沒有明白底蘊。到永嘉之後經過許多朋友的詳述，我明白這仇貨案的事實，在這仇貨案的漩渦中，居然也有堂堂的中央大官兒張××合夥在內，怪不得前番有黃秋岳做漢奸，後者有韓復榘做漢奸，漢奸的好要人。抗戰的一切是公開的，這事實當然也有公開的可能。

事情是發生在抗敵後援會未改組抗日自衛委員會以前。鹿城紗廠大批貨品進口的時候，被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查扣，經後援會的鑑定，證明是大批的仇貨。這自然應該遵照規章，將該貨沒收，並對數購貨救國公債。這樣的判

將士們大吃一頓之後，囑地方人士，多送酒肉香烟。當日下午，這軍曾在教育界任職的紳士，因為一時無法奉獻女人，吃了兩下耳光在大街上跪了二十時，這真歡迎的報酬！

老百姓們起初到甚鎮定，因為他們怕的是退兵，飛機，對於日本兵，猶以為藉此可以維持地方秩序，搬到鄉間去的甚少，那些搬去的，也未有多帶衣服，多帶用具。小隊日本兵到了以後繼之以大隊，一進城，便要住私人房屋，於是恐怖開始了。

大街上住宅的居民統被趕走，看見女人就拖去強姦，強姦不限時間，從早晨到夜晚；不擇地點，從小巷到稻桿堆；不論好醜，從十二歲到五十五歲。有一個女人，衣服被剝得精光，躺在床上，房裏向着火，被一羣「皇軍」輪流強姦；又有一個很有名望的人，跪在「皇軍」面前，懇求放了他的妻子；又有二個人，被刀刺死在地上，因為當他的妻被「皇軍」強姦時，他挺身反抗；又有六個婦人，半夜裏看見「皇軍」來搜尋，逃到維持會所管轄的一個分機關裏，可是終於被尋到了。內中除了一個剛分娩後僅三日的女人外，其他全被強姦。如是鬧得滿城風雨，家家戶戶大門緊閉。「皇軍」們為增加搜尋女人的效率起見，時在各家屋頂上往來巡視。那些被強姦的女人，每天不知自殺了多少！

荊澤固然可怕，但是有計劃的放火，更其可怕。敵軍在進城所經過的村鎮，都被燒毀，大火中逃避的老百姓，都被射殺。進城以後，因為燃料缺乏，利用房屋裏的門窗棧枋來替代，晚間他們常在房裏烤火取暖，如果偶一不慎

時且故意放火取樂，所以在數十里外，時常可以看到城裏火光熊熊！

城裏被火燒掉的地方很多，有縣政府，政府所轄其他各機關，地方醫院，以及無數民房。某房子裡因為發現了一張過去軍隊的證書，即付一炬；鄰近縣城有五十多個村莊，多被燒毀，燒毀原因，據說有一小隊日本兵，被這些村莊裏的土匪所規路，且傷害了幾個「皇軍」。當敵人執行這慘暴的報復時，內中有一個小村莊，本在被燒之例，幸虧村裏人情急智生，故意在稻桿堆上放起一把火，「皇軍」們遠遠看見，以為是他們同伴幹的，覺得幸免。

放火固然可怕，但是任意殺戮，尤為可怕。有一位普通商民，舉行軍禮，向「皇軍」致敬，即被擊殺；有兩個婦人，被「皇軍」追趕，跳河而死；有一家三個兄弟，因為屋裏發現了一張軍人照相，統被殺死；一個保長，因為不能設法替「皇軍」搜括金錢，亦被殺死；有三個農夫，因為有暗殺某兩個兵士的嫌疑被捉住，勒索八百元，後經多方設法，只湊成二百元，於是錢命兩亡，據事後調查，這兩個兵士曾在某村莊姦淫搶掠，因而激動公忿而被謀殺，與這三個農夫，毫無關係。

除了荊澤放火以外，其次是搶掠。全縣所有村市，幾被劫奪一空，所以房屋，沒有未經「皇軍」光顧的。甚至被擄，鐵鍋，亦被搬光。抄衣袋，是「皇軍」們拿手把戲，四角五角，亦所歡迎，如果袋中空空如也，倒貼一脚。農夫挑菜進城，賣菜返家，往往仍舊囊空如洗。挑菜的開了兩個多月，城中居民，所受苦痛，真非筆墨所能形容。起先到城的約有

斷，可以說是懲戒奸商的最好方法，應該是嚴格執行。可是不使你完成與尊重法紀的事情，由於私人的權勢，就來一個反叛抗日意志的動亂，鹿城紗廠有一個親戚是在中央任職的。所謂是中央要人，用了官與官的技術，巧妙的技術，來了一個省抗敵後援會的公文，叫這裏慎重處決。所謂慎重者，無非想把仇貨變為不是仇貨而已。「等因奉此」是屬於法紀的，當然應該絕對的服從法紀，縣抗敵後援會特別的慎重起來，把這批仇貨送請江西省抗敵後援會去鑑定。事實是不允許你強辯的，仇貨依然是仇貨，鑑定的結果，慎重的結果，仇貨是斷定了。因此鹿城的老板，再無法施展高尙的法寶，只得逃之夭夭跑到上海去。對於這位堂堂的中央大官兒，抗敵後援會也有了要驅逐該委員老爺出境的提案。一件仇貨案就如此的解決了。

誰也明白，漢奸活動的有害抗戰，是動亂了整個局面，敵軍在華的一切侵略工作，幾乎有三分之二是沒出息的漢奸幫做的，民族的罪人！這殺戮無赦的害物。忠於國家民族的軍政與民衆，都在這不屈辱的精神上，為祖國為民族而流血！這班無恥之徒的漢奸，準漢奸，親日派，以及幫助敵人來挑撥離間的分化份子，我們要求得到最後的勝利底完成，在抗戰的過程中，要把這些東西肅清。澈底的肅清！尤其是一般寄身於官府的漢奸，要給予一個嚴重的掃蕩！正如永嘉民衆對付幫助奸商的中央大官兒一樣。

永嘉的仇貨與漢奸，這一個嚴重問題，是

這樣才能鼓起了他們的興趣，使政治與農民本身發生直接的關係。無疑的，這種愛護鄉土本能的演繹，很快地足使他們都成為救亡的英勇戰士的中堅。所以要動員農民，除了先行啟發其對政治的認識以外，決不是任拉夫式的派抽制度所能奏效的，這些只是以增加他們的憤恨與恐懼，同時一部份不肖的公務員和地方上的自治人員正在趁火打劫的大做其人販子的買賣呢！至於那些有關於國防工程的徵工服務，更應於事先加以切實的闡明，使他們明瞭這些工作對於自己切身的利害關係，便是使他們自告奮勇，勞而無怨了。所謂民主政治的實施固然有待於人民政治知識的提高，但至少在農民方面，如果是需要農民來參加抗戰的話，我們認為上述的這點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需要堅決地爭持的。

至於改善民生，事關經濟建設，決非救死不暇的今日所能顧及，況當此抗戰期內，工業建設的重要實駕於農業之上。但我們要曉得這次的抗戰，不僅在反對敵人的侵略同時更要完成建國的偉大的使命的，所以一切的建設都要在這時奠下了相當的基礎才是。而且目前的中國畢竟還停滯在農業社會的狀態裡，在目前，這倒並不是一件怎樣壞的事，因為從企圖速戰速決，找尋我們的主力以求決戰的侵略者的觀點看起來，在中國竟無法能找一個足以給予致命的打擊的主要地方來。而這些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機構，即使給暴獸的鐵蹄蹂躪成無數碎塊，也絕不能使它整個崩潰，這些反足以使利我們那些帶有地方性的游擊戰爭的展開，只

敵入統治下的生存
私自利等——就是了，至於怎樣改善戰時農民



林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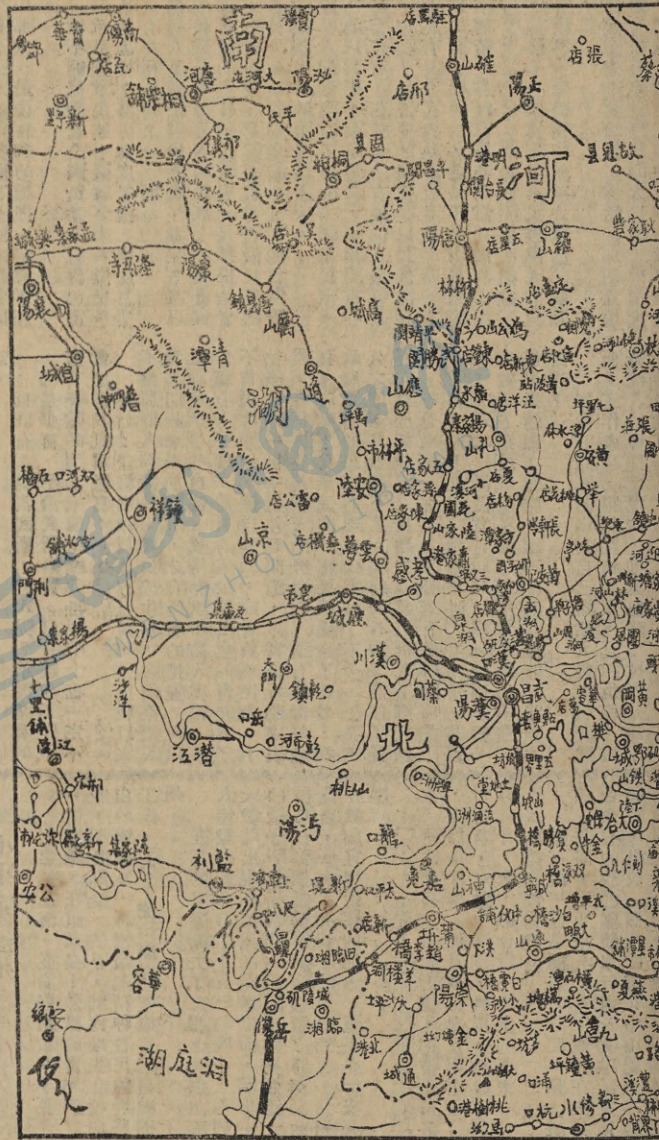
生活和提高農業生產的具體方案，這裏限于篇幅，不能詳述，現在我們只能提出一個原則，和幾點最低限度的要求，原則便是把中國農民

從偏僻的小農制度裏解放出來，從農業本身的集團化把農民團結起來，一掃現狀下漫無組織各自生活的積弊，至於厲行合法減租，禁止非法營稅，沒收漢奸田產，優待出征家屬，以及試辦集產農場，推行技術合作等等便是我們對於改善民生方面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如果能夠切實地推行上述的兩個先決的條件，那末由於事實的表現已足使農民們深信抗戰建國與自身的解放運動有着不可分的相互的聯繫，而後進行動員農民參加抗戰的工作，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號紙齋林文

經售名紙 教育文具 精印簿冊 鉛石印刷 門市批發 價目克己 歡誠服務 顧

地址：大衙天井欄口
電話：四一六號



民衆動員進程中的弱點

汪也萍

確實的，要奪取抗戰最後的勝利，使中華民族繼續生存下去！必須發動起全國人民共同參加鬥爭，那末，最後勝利的把握一定會落在我們這邊。

不過，能不能發動起全國民衆，肩負起責任來共同搶救這垂危民族！這就要來看做民衆領導者的心胸怎樣？努力程度怎樣？態度怎樣？成見有沒有存在心頭？

到底那種人是負領導民衆責任者呢？我以為很明顯的民族是四萬萬人的民族！不過社會賜給誰人厚，誰的責任纔比人重，民衆供給者的公務員。知識份子，尤其是負責專責做民運機關裏工作人員。在民族垂危的今日，他負解除民衆痛苦和組織民衆的責任越重大。

有人說某人配做救亡工作配去領導民衆，某人配，我以為配不配這句話，不應着重在某人會講話寫文章，在社會上有地位，最好是看他的行動怎樣？是否他的做作是以民族生存做前提，必要有沒有存成見？成見有的話。有沒有看民族的面子拋掉他，更不認是以民衆痛苦爲自己的痛苦，有沒有真心誠意在做救亡工作，如果「盡心，盡力」爲民族生存而犧牲自己幸福的，他便是一個真正中華民族偉大的兒女，不然，便是一個掛招牌的欺人欺己的敗類，民族罪人！

我在这裏只老老實實講，不站在那個立場，我只知道在抗日高於一切的大目標，可用大

，用醜文字把牠拉雜地寫出，貢獻給工作的同志。

也許有人說我武斷，有人呢？承認是真的，都是事實，不論武斷事實，只有讓在工作中富有經驗的鬥士來個正確的批評吧！也一定不會枉言我亂講亂寫：

譬如：在組織和訓練方面講，從抗戰以來不論那個人人都懂得，要民族生存，必須全國民衆共同起來參加鬥爭，才有勝利的把握，所以組織民衆這聲口號，喊得熱烘烘高入雲霄，不但祇有人在喊，並且有着成羣熱血的青年爲了不肯做亡國奴，便自動的，或者負着使命，不怕辛苦的一批一批往鄉間跑，以實際行動來表現，在街頭巷尾整天的努力着，還有着青年發狂呼喊！民衆愛國情緒果然提高了許多，對政府軍警的恐懼心理也確實減了不少，但是不久之間，又低落下去。明朗的心胸又籠住了疑團，什麼緣故呢？民衆總以為這批人下鄉的結果，都是欺騙，那裏是來替老百姓解除痛苦！那裏是來領導我們，都是來叫人上當，其實呢？是各救亡團體意見紛歧，沒有整個連繫。處處地方在民衆前暴露了工作者本身的弱點，使民衆迷亂了頭腦，認不清誰是誰非，跟誰去好呢？

好像有的團體以爲自己組織人數多就算體面，工作成功，犯着互相排斥，互相仇視，拚命拉入的種種怪現象，牠真忽略了拉人是爲了

一思想山水人物一

「小小」來溫州

熾

萬惡的上海，從淪陷到敵人手裏，更增添一道魔障，在這孤島上熱誠的青年們，不甘屈服，不甘忍受，於是，到內地去，投向祖國自由的懷抱裏，再繼續起精神替民族幹些有益的工作，「小小流動劇團」就抱着這目標而來到溫州。

五月的日曆撕去了二張，一個也是遭受敵人慘殺的紀念日——五三的夜晚，他們在南市大戲院出現在溫州的觀衆之前，演出一放下你的鞭子——作了我們一向陌生的見面禮，熟練的技巧在每個腦筋裏就這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後，一次二次到了臨別的登台，我們只覺得在戲劇宣傳荒蕪的地方，這正是一支強大的先驅者。

「小小」是從上海「我們的兒童劇團」脫胎而來，同伴們目前有十七個。都是上海各中學生，大部是江蘇人而且故鄉早已陷落了，他們的智識，年齡，籍貫，性別，雖是不同，然而心只有一條，融合着一個總的要求——就是爲着民族生存而奮鬥。

留在溫州僅是極短的時間，除去戲院或街頭一共演上了廿來次之外，他們在五月半曾約合永嘉的救亡團體舉行過一次歌詠宣傳大會，同時，組成一個救亡室在中山紀念亭樓下，該

或者避居僻鄉，然而鄉村亦非不安樂土。鄉裏人不知城裏情形，因為無人敢往一探；城裏居民，不敢出庭門一步。街道如鴻溝，親戚朋友，不敢互相看視。生命如艸菅，財產無主權，一切希望都完了！在這時候，他們才熱烈的期望本國軍隊，能再來保護；在這時候，他們才覺悟到「有國方有家」的意義！

今年二月，維持會正式成立，地方秩序，總算微有進步，維持會裡職員，都是有錢紳士，爲了切身關係，當然極力設法。但是他們沒有實權，警察不許備槍，奸人活動，流氓打劫，却不許捉拿，人民的文件契約，多被燒掉。此後土地稅的徵收，恐無希望，維持會裡職員，大都無薪水可拿，做事馬馬虎虎，而駐紮該縣的敵軍將士，却五日一小請，十日一大請的天天吃酒吃肉敵軍的附庸機關！

在敵人鐵蹄下，可憐老百姓們被壓的透不過氣來！家產蕩盡，房屋燒光，資本涸竭，小工業完全停滯，大商店無貨可賣，關門大吉，物價高漲，一日數變，小販商那來本錢，成萬難民，流離失所，無錢的死路一條，有錢的實無法維持，如此遙遙無期的艱難生活，財政局某職員，家財全被現奪，帶着老小沿途討吃。如果今年收成特好，或可多活一部份人民，若是現狀不變，至多只能維持到冬天，過此以後，只有兩條路：自殺或做土匪。如今維持會既無法作救濟事業，更無希望能得到鄰縣的幫助，時間逐漸的過去，老百姓們逐漸與死期接近了！

的風道外，猶要受通譯官的欺侮，漢奸流氓的剝削。這幾個通譯官，是曾經在日流浪過的剃頭司務，惜會從中取巧；流氓們毫無國家觀念，只求自身手槍，他們沒有財產，沒有家庭，但是有的身手快，地方商人組成奈何他，每家每月；他們十多元，把他們組成一隊民團。

維持會裏人員們認爲最難應付的是土匪。這些土匪，在大隊日兵開拔後才組織的，他們收拾中央軍退却時所遺留下來的槍械，組成這一隊強有力的隊伍，他們全爲生活所迫。做土匪的目的是金錢，勒索金錢的方法，也甚殘忍。他們常常用燒房子。來威嚇，常常把捉到的有錢人，倒掛起來，叫他趕快拿錢出來，否則用紙條蘸煤油，慢慢的燒他的身體。這些土匪，時常整隊經過村莊，有時且敢帶着手槍，在茶館店裏從容品茗。

土匪多了，迫着農民們走上自衛之路，各村鎮聯合組成一隊五千人的民團。有一次土匪首領替他的老婆做卅歲大壽時，被民團奮勇圍攻，結果打死十四個土匪，從此以後，威風大振。最後一次，民團與土匪，在沿江一帶開火；土匪大敗，殺的殺，逃的逃，統統趕到江北去了。

可憐這個縣份的老百姓！他們一共經過四次大劫：第一次是退兵（原諒：受退兵的害，却很有眼。）第二次是「皇軍」，第三次是土匪，第四次是打土匪的民團。他們又做過七種不同的奴僕，就是：「皇軍」，維持會裏老爺，認賊作父的漢奸，會做剃頭司務的通譯，秘密的組織流氓，土匪，娼妓，（娼妓因有日

新雲和的一角

素偉

雲和自潘一塵先生主持縣政以來，整個行政機構就在抗敵建國的原則上建立起來了。幾個月來所致力於的，不僅是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和武裝民衆的工作，同時更注意文化水準的提高，勞苦大衆生活的改善，

在每個鄉鎮里，都有縣政府所委派的鄉村建設指導員，從事動員民衆和改善民衆生活的工作，他們多數是流亡的智識青年。對於抗戰的情緒是很熱烈的，所以能不辭艱苦地深入鄉村，在每個角落里，繼續不斷的發掘民衆的力量。

在這里想介紹一個鄉村的動態，這個鄉村，名叫包山，在雲和的東北面，距離雲和縣城約四十餘里，它的地位，很是偏僻，且圍繞着重重的高山，向來與外界是異常隔膜的。儘管山外的文化是如何的隨着時代前進，人民抗敵救亡的情緒是如何的隨着時代前進，而包山民衆，却因着文化的落後與外界隔絕的關係，連誰是我們敵人和我們在那個侵略者抗戰，這些重要的事也很少有人知道，整個鄉村的民衆還是在世外桃源里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

現在包山已不再這樣落後了，經過幾個月來的努力，包山的民衆，已經是民族解放鬥爭巨潮的一條強有力的支流了。

未完

兵作靠山，妄作威福。」經過這四重大規，七次奴僕生活，才得一略可喘息的時期，但是現在仍沒有一個正式機關，一切事，仍無法律制裁，尤其那些「皇軍」，任意殺戮，任意侮辱。吃甚了這許多困苦不安的生活後，老百姓們才一致的覺悟到：要使地方恢復原狀，只有使原來的政府，早日回來！

本刊大眾呼聲欄徵稿

1. 溫州仇貨的販賣進口，檢查，拍賣的黑暗與弊病
 2. 掛羊頭賣狗肉假權之工作的內幕
- 來稿不限性質文字，只要是事實，本刊非常歡迎。來稿附具真實姓名，本刊絕對保守秘密。

編後

仍舊因為稿擠，「七百年來之倭寇」在這期又無法續刊下去，這是千萬分向作者表示歉意的。

「最近日本之難關」及「怎樣才能動員農民」是值得提出介紹於讀者之前的。

下期有小林君「怎樣展開溫州救亡工作」，

義商義華公

寶利輪船

船身清潔 客位舒暢

招待週到

定期行駛

步青君「用史的例證談到最後勝利」鳳珍的「婦女在現階段」蔭明君的「抗戰以來，我空軍作戰的情形」可以預告的。

游擊叢書出版預告

- 一、守住我們的家鄉（劇本）夏野士作
 - 二、仇（木刻連環故事）張明曹作
- 包含守住我們的家鄉，復仇，怒吼的村莊，保衛盧溝橋，不受威脅與利誘，五個獨幕劇。

溫州公州益轉運行

代客水陸運輸

辦事周到 附設報關 轉運迅速 運費公道 遵守信用 歡迎惠顧

電話：二八四一 地址：東門外五三號 門牌：外埠電話：川直達

溫州辦事處

購票：電話：三六二號
裝貨：地址：東門外新碼頭

船泊：寶華碼頭

船泊：金利源碼頭

電話：一四一五號
裝貨：廣東路一六五號

包山的大體情形是這樣：

第一，包山的壯丁已經組織起來，受過相當時期的訓練，而且武裝起來了，這些壯丁，過去因為政治認識的不夠，每逢抽壯丁的時候，他們老是逃避到旁的地方去，現在，他們不再逃避了，而且每個人都很清楚的認識日本強盜是中國民衆的死敵，每個壯丁都有捍衛國家保護鄉邦的責任。他們中間比較前進的英勇的壯丁，願意自動的跑到前線去殺敵。

第二，包山的少年們，都組織在少年先鋒隊里，我們一走進包山，就可以看到幾十個活潑的少年，常常聚集在一起。救亡歌曲，各線戰訊，抗戰知識，是他們日常的課題。他們都能即知即得的傳廣汎的宣傳，情緒是十分緊張的。

第三，保甲制在包山，原是很不健全的，保甲長向來是由一般魚肉人民的地主流氓等充當着，民衆受盡了欺凌壓迫也無處申訴！現在，保甲長的罷免和產生，都是經過全保甲的民衆大會的決議而決定的；保甲的組織，已漸漸健全了。

此外如合作社與合作金庫的成立，也減少了他們的剝削，逐漸改善他們的生活。至於提高了文化水準方面，小學因還保留着私塾遺風，在包山不會起任何領導的作用；許多的兒童因着家庭的貧窮失了學。現在兒童教育，已成立了幾個識字班；每天晚上，更召集全村民衆，舉行抗敵常識講話。

到現在為止，包山的民衆，已由組織，訓練，而達到武裝的階段了。對於改善民衆生活方面，雖然已稍做了一點，但還是十分不夠。